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 第十六回 海外天別有逋逃藪 旅人宿相逢患難交

卻說東方仲亮聽完了寧孫謀述的一番事業，批評他有點錯處，孫謀不服道：「倒要請教。」仲亮道：「先生大名鼎鼎，果不虛傳，所行各政，那有一件不是當辦的，本沒有什麼錯處，只是先生的主意，專注在朝廷，卻沒想到百姓一面。」孫謀道：「我怎麼沒想到百姓一面，士民上書，工商發達，農學講求，又叫牧令教養百姓，這不都是在百姓一面用意嗎？」仲亮道：「先生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你學堂未曾開辦，人民資格不及，就叫他上書言事，不是揣摩中旨，就是混說是非。中國的工人，固然沒有製造本領，聽人指使的商人，也沒有合群之力，農夫更一意守舊，牧令看得做官猶如做旅客一般。先生事事求其速成，不在根本上搜求，那能成得大業？外國政治家的精神，恐怕不是如此。先生要能不做官，只在民間辦辦學務，多幾位同志，一處處開通民智，等到他們百姓足以自立，自然中國不期強而自強。而且還有一說，替一家做事是私德，替萬姓做事，才是公德。先生你錯了念頭，徒然枉送了自己的身體，並且害死了許多好人，這不可惜嗎？」原來仲亮是和賈希仙一派的宗旨，不甚以寧、魏為然的，所以發出這番議論來，卻把孫謀說得動膽驚心。半晌方才答道：「我也是過於熱心所致，明知自己的錯處，現在也沒法的了，只好把這個宗旨，一總放在做的報上去，指望將來轉移社會便了。」仲亮點頭道：「這話很是，還有一樁事情可以做得，我們海外殖民，只要有了基業，怕不能獨立麼？」孫謀大笑道：「仲亮兄，你這話亦錯了，現在那個島那片洲不被歐美強國占了去，你還想做什麼探地的哥倫布，合眾的華盛頓呢？」仲亮道：「不然，我們經過的那個仙人島，就是極好的一片殖民地，只銷用力經營便了。我和希仙大哥在海船上，籌畫過一番，可惜到毛人島失散了，如今獨力難成，不知先生肯贊成此議否？」孫謀大喜道：「原來世間還有這一片乾淨土，卻被你們找著，也好算是哥倫布復生了。我情願助你們一臂之力，只是資本不足，打不起輪船，辦不齊軍裝，約不到同志，如何是好？」仲亮道：「不妨，我們在仙人島得著的珠寶珍物不少，變賣起來，富堪敵國，還怕做不成大事業麼？」孫謀甚信其言。

正在談得高興，外面陡然腳步聲響，有兩三個人走了上樓，寧、魏各大吃一驚，只當是警察兵來捉拿自己的，大家站了起來，及至三人走進門時，仲亮連忙招呼，叫他們過來見寧先生。寧、魏、于和那來的三人，各各行禮，彼此通問姓名，才知道正是盧太園、鄭開智、歐孟核三位，和仲亮是一起的。寧、魏、于把心放下，只是屋子裡擠得滿滿的，大家敘談一會，就商量自己賃屋居住。仲亮道：「我們初到此地，實在不知道本處情形，雖然英國話懂得幾句，也只好勉強應酬罷了，那能和他們交際呢！」孫謀道：「不妨，這裡店主人藤田先生，倒是一位豪俠之士，同他商議，定有主意。」仲亮也以為然，於是兩人同到藤田先生房裡，仲亮取出逕寸的珠子托他代售。藤田先生見了，著實贊歎道：「可惜我們日本，沒有人愛重這個東西，這要售與英國人，方能得價，我替你轉售便了。」當下略談數語，藤田事忙，兩人退出。

隔了數日，藤田約仲亮去談道：「那珠子售得三百金鎊，你還有什麼珍寶，可以代為轉售的？」仲亮把身邊攜帶的珍寶，取出一大包來，托他銷售，那知一候□幾天，沒得回音。半月後才見藤田回來，對仲亮說道：「我受了你的托，逕往東京，遇著英國一位大商家，專門搜羅珍寶，我把東西與他看了，他喜歡的不得，一總賣了五□三萬鎊。恭喜你你是位大富翁了，金幣在此，請你點收。」仲亮大喜道：「極承代勞，應當酬謝。」藤田道：「大可不必，我待朋友向來如此，從不受謝的。足下遠客敵國，又且同伴人多，用錢的地方很多哩。」仲亮那裡肯聽，定要酬他一萬鎊，藤田把來捐入學堂，做了個紀念，這是後話。

再說仲亮既有了錢，就想創辦大事業，送了寧、魏、于三人五萬鎊，一面開起報館來。他卻存了個取仙人島的念頭，到處結交豪傑，東京、長崎、神戶各處走了好幾遍，結識了中國志士不少。孫謀因恐警署拿他，逃往蘇格蘭去了。淡然、力夫任了報館的事，幸而又結交了日本一位伯爵，方能沒事。仲亮一天在東京旅人宿，和歐孟核恁窗閒話，忽然看見一位西裝客人進來投宿，仔細看他面貌，卻非歐人，也並非日本人，倒很像中國人，嘴邊鬚眉如戟，神氣生得甚是嚴毅，仲亮是有心人，豈肯當面錯過。一會兒那客人上樓來了，仲亮約莫著他已經佈置好臥室，便去拜會他。那人定睛把仲亮打諒一番，忙陪笑讓坐道：「足下莫非也是中華來的麼？」仲亮聽他口音，正是同鄉，連忙通問姓名，才知他是肇慶人氏，姓黎名滔，表字浪夫，在日本多年，不預備回鄉的了。二人細談起來，竟亦具有同志，仲亮漸漸吐露衷曲，說出同伴賈希仙一番離合，黎浪夫大喜道：「原來足下就是賈兄同伴，記得賈兄對我說過，有同伴四人，在毛人島失散，只怕已葬海魚之腹，誰知天相吉人，一般沒事，倒在此處不期而遇，真是萬分之喜。」仲亮失驚道：「黎兄那裡見過賈希仙來，他已經死在毛人島裡，怎麼還有他來？」浪夫道：「千真萬確，這賈希仙不是湖北人，後來同了什麼寧孫謀幾個人到中國上海遊學，後來他同姓寧的兩下失散，不合飄流到我們府裡，題了反詞，被官府捉去，江中遇著足下，劫到山寨，同謀大舉的麼？」仲亮拍掌道：「正是正是，到底吾兄在那裡遇見的。」浪夫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是落魄外國，經過許多驚風駭浪，聽得近日外人議論，我們這華人都沒立腳地位哩。因此打定一個主意，一定要興起中國。東奔西走，沒有做成一事，幸而在舊金山，遇著了賈兄，承他一見如故，現在商量大舉。他囑咐我到中華探訪情形，覷便招羅幾位同志。我這裡有個舊友吉田亞二，是位命世英雄，我今天去探望他，沒有遇著，他家裡人說，是到佐渡去了，只得待他幾天，見著後，商量行止。」仲亮舉手加額道：「天幸賈大哥不死，我們事有可為。」浪夫道：「足下欲大何事？」仲亮道：「弟欲得一殖民根據地，再圖他業，除非和我賈大哥同謀不可。弟急欲去見賈大哥，懇你指引，便多感盛情了。」浪夫道：「賈兄現在布哇，行蹤無定，聽說就來東京的，美洲去不得，那裡禁止華人上岸，甚是利害。賈兄和一位宮俠夫兄，也想離開彼地，來投日本。依我說，足下還是安居在此，自會遇著他。」仲亮點頭稱是，就領歐孟核和浪夫相見。

自此仲亮添了同伴，膽氣更壯了一倍，過了幾天，浪夫打聽得吉田亞二已回，約了仲亮、孟核去訪他，三人一路同行。這時正值暮春天氣，說不盡六街三市，一派繁華光景。到得吉田亞二住處，原來一帶柳陰環繞宅邊，芳草半區，落花幾片，分外幽雅。彈扉進去，卻見樓下一排三間房子，裡面擺滿圖書，一把純鋼佩刀掛在壁間。吉田下樓招呼，仲亮見他是五短身材，一種精悍之色，現於眉宇，年紀尚輕，不過三□多歲光景，當下用英語通問姓名，才知他號重正。主人見仲亮、孟核都是中華人，欣然款待，家人送上茶煙，大家敘談起來。浪夫表明賈希仙仰慕的一番話，吉田道：「我久聞此人是個英雄，要興亞東，恐在這人身上。況且還有三位輔佐，何愁事業不成？現今歐美風雲，橫被亞陸，敵國地方雖小，卻能獨登國旗，雄扼遼海。只貴國到如今還是守舊不肯變法，恐為列強所並。你們都是一般的國民，也當動念，我願助一臂之力，不知諸君能創立些基業不能？」浪夫、仲亮再三稱謝。浪夫又把奉了希仙命，要到中華去探聽情形的話，告知吉田。吉田大喜道：「我也正要到貴國去遊歷一番，你且先行，我五月內必到香港，那時再會罷。」三人少坐一會，也就告辭。

次日浪夫起身，仲亮、孟核送他上了火車，才回旅宿。不到一月，只聽人傳說中國拿著一個亂黨，正法在廣州了，二人猜著，定是黎浪夫。仲亮就去拜訪吉田，要想探個確實信息。誰知吉田已於月前出門去了，他家裡的人，也不知道他的去處，只得罷休。回到寓處，只見兩個警察兵，正在門前巡邏，二人很覺詫異，只得硬著頭皮踱了進去。剛跨到樓上，忽見裡面走出一個人來，仲亮眼緊，仔細一瞧，失聲道：「哎喲！你不是俠夫老弟麼？」那人也失聲道：「你莫非就是仲亮二哥。」當下三人大喜，仲亮急問希仙在那裡，俠夫指著裡面道：「就在那間臥室裡。」說罷，三人一同進去，希仙出迎，各人見面，悲喜交集，談起別後情形，仲亮把海中鯨魚的利害，告知希仙。希仙也把大鳥救出的事，訴說一番，各慶更生。正在談得有味，店主人領了警察兵上樓查看道：「中國公使，說有個欽犯賈某在此，莫非就是你嗎？」希仙挺身道：「我正是賈某，只是貴國警署，也犯不著替敵國拿人。」那警察兵道：「我們並非替貴國辦案，只是要請你到署裡走一趟，問個端的，才好容留。」希仙並不推辭，立即起身同他去了，宮、歐三人也下樓委同去，警兵不允，只得在外面打聽。

且說希仙到了警署，把自己從前的事訴說一番，日本官員都文明不過，知他無罪，立時釋放，這才大家放心，商議進取。仲亮把遇著寧、魏的話，敘說一遍，希仙道：「我早已見著淡然、力夫了。孫謀是在蘇格蘭著書諷世，他們另有一種宗旨不必強他所難了。」仲亮又把要取仙人島的一層意見說出。希仙道：「你話雖是，只是我的意思還想，在祖國做些事業，黎浪夫遇著沒有？」仲亮道：「遇著的。只是聽人傳說，中國拿著一名亂黨，正法在廣州，弟疑心就是他，只怕凶多吉少。」希仙大驚道：「果然如此，那還了得，只怕未必是他。況且他從沒有到過中國，那裡會有人認得是他？我如今要想到澳門去走一趟，我有好些同志，在橫濱山下□九番地，那裡算個總議事處，你們可到那裡聚會。大園、開智也在那裡，只仲亮弟同我去便了。」三人唯唯惟命。

次日希仙和仲亮諸人同上火車，分路自去。希仙亦就坐了廣東丸逕到澳門，會著許多同志、打聽浪夫消息。在澳門住的諸人，都役知道浪夫來到廣東，又且聽說廣州正法的亂黨，乃是柳州起事的魁首，不關浪夫甚事。希仙然後放心，就和仲亮同赴香港。正待上岸，巡警兵已到，先把他行李一翻，見有兩把日本刀，又有一萬金的鈔票，就把他二人捉住。一會有一個官來審問他，為什麼帶刀？希仙道：「我們在日本住久，日本人帶刀，天下皆知。」又問：「鈔幣何用？」希仙道：「這是旅費。」那官道：「你是富家嗎？能帶這些鈔幣出門麼？」希仙道：「我是朋友送我的。」那官不則聲，仍替希仙裝好，說：「政廳吩咐拘繫你們。」希仙沒法，只得和仲亮坐車同到警署，進門已是黑暗，走了一帶迴廊，有人開了一扇鐵扉，把他二人送進。希仙是嘗過這種滋味，不以為奇，仲亮那曾經過，到了此處，不覺放聲大哭。正是：

天羅地網安排就，志士仁人一例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